

陝西傳統劇目彙編

秦腔

第一八集

陝西省文化局編印

陝西傳統劇目彙編

秦腔

第十八集

(0100)		秦腔
(0101)		秦腔
(0102)		秦腔
(0103)		秦腔
(0104)		秦腔
(0105)		秦腔
(0106)		秦腔
(0107)		秦腔
(0108)		秦腔
(0109)		秦腔
(0110)		秦腔
(0111)		秦腔
(0112)		秦腔
(0113)		秦腔
(0114)		秦腔
(0115)		秦腔
(0116)		秦腔
(0117)		秦腔
(0118)		秦腔
(0119)		秦腔
(0120)		秦腔

陝西省文化局編印

一九五九·西安

目 录

✓ 3	女儿经.....	(6673)✓
✓ 9	春闈考试.....	(6753)✓
✓ 8	京兆画眉.....	(6769)✓
✓ 4	风雪图.....	(6795)✓
✓ 11	唾罵姻緣.....	(6813)✓
✓ 8	試錦袍.....	(6827)✓
✓ 9	秋江恨.....	(6843)✓
✓ 7	李广射虎.....	(6865)✓
✓ 10	宰豚訓子.....	(6877)✓
✓ 6	負米养亲.....	(6889)✓
✓ 9	姜后脱珥.....	(6911)✓
✓ 13	賭博账.....	(6931)✓
✓ 3	大学衍义.....	(6947)✓
✓ 8	金兰譜.....	(6961)✓
✓ 8	金蓮痛史.....	(9981)
✓ 7	花烛淚.....	(6985)✓

女 兒 經

范 紫 東 編

劇 情

清，山東曹鴻勳，少時聘定之妻殷氏已及笄，其父得重金，賣于惡霸朱姓，曹忍之不予計較。后其舅母將女馬晚春許曹，曹送晚春女兒經一書。而其舅父貪圖重金，又賣其女，其女不肯，乃于花轎中託故而逃，報于縣官。官之太太收晚春為干女；于曹中舉之曰，將女許曹，其后曹官陝西巡撫，朱姓得曹妻，又捐官在陝后補，以侵吞賑款，災民告之曹，曹派人查明遂斬朱。此劇又名叫“買賣婚。”

原 序

婚姻論財、世俗之惡風也、而近年以來為尤甚。鄙人因抗戰受空襲之警、遂由西安回乾縣原籍、縣中即以修志之任務、完全付我。及編風俗一門、其善良者、如婦女紡織等俗、則發揮而策進之。其惡劣者、如買賣婚姻等俗、則痛斥而深貶之。志書既成、猶慮其宣傳未易普通、遂編此劇、希望家喻戶曉、挽此頹風。夫婚姻之道、先送聘禮、以示隆重、婚禮中國不可少。若論財物、則視人道如牛馬矣。豈意近來鄉俗、女子身份有至二十余石麥者、而寡婦之身份為尤高。依余所聞、有至七十石麥者、實屬駭人听闻。農人終年受苦、有經十年至二十年、不能得偶者。甚至有取妻累債、傾家破產者、不亦大可哀也哉。爾富豪惡霸、遂借其財力、奪人妻女、橫行无忌、令人髮指。

本劇內容大致描寫此種惡孽之行動曲折、冀革除惡劣之頹俗。至劇情及文詞之工拙、則尚未敢自信、所望留心世道者、指而正之、以匡不逮、為幸多矣。

公元一九四〇年范紫東序于乾縣之寄庐。

場次

第一回	忍探拷	氣妾媒	第八回	許送合	婚禮婚
第二回	拷	媒	第九回	登	第
第三回	應	華	第十回	散	賑
第四回	主	婚	第十一回	除	蠶
第五回	進	府	第十二回	探	親
第六回	報	喜	第十三回		
第七回			第十四回		

人物表

曹鴻助	小生	巡撫	家丁	雜丁	家丁
馬晚春	小旦	夫	丫環	丫	丫
朱效虎	淨	武	潼關	生	潼關
殷氏	旦	朱	會計	雜	會計
殷大咀	丑	殷氏	役	雜	
馬化龍	生	馬晚春	卒	雜	
馬妻	副	馬化龍	報	雜	
陳不騰	青	知縣	匪首	淨	匪首
陳夫人	生	夫	匪首	付	匪
曹之友	旦	秀	飢民	雜	
胡君祥	生	執	飢民	雜	
胡之朋	丑	執	飢民	雜	
王若水	丑	執	飢民	雜	
劉海清	末	執	飢民	雜	
	武	鄉	飢民	雜	
	生	統	飢民	雜	
		家			

第一回 忍

(曹鴻勛備巾下)

曹鴻勛：(白) 少小須勤學。

詩書不負人。

(詩) 家住山東聖人鄉。

流風余韻見宮牆。

十年窗下無人問。

一天星斗換文章。

小生曹鴻勛、山東濰縣人氏。前年身入賢門、馳名庠序。只是家貧如洗、孤身無依。我父在日、曾為我聘訂殷氏之女為妻、如今年已及笄、她那父親愛錢如命、貪圖重聘、又將女兒許配武舉朱效虎、得銀五百兩。我有心和他爭訟、只是囊中空虛、也只好忍氣吞聲、任他橫行。思想起來、好不煩惱人也。

(唱) 曹秀才在書館心中煩悶。

恨世人愛銀錢頓改初心。

我的父曾為我將妻聘問。

聘問得同縣女族譜姓殷。

庚允帖已送過歡喜和順。

誰料想那岳父貪圖重金。

把以前許嫁事全不承認。

得紋銀五百兩另許豪門。

我託媒到他家依理質問。

他言說朱效虎强要成亲。

那恶霸是土豪向不安分。

只憑他中武举欺压乡人。

我本是穷秀才怎好理論。

也只得裝痴弄智若悶悶。

(持書看、朱效虎帶花轎上)

朱效虎：(唱) 良辰迎亲随人愿。

五百兩紋銀結良緣。

花轎有意过書館。

大料他敢怒不敢言。

(繞場下、曹之友上)

曹之友：(唱) 曹鴻助此人太莫胆。

聘定妻竟然把眼翻。

花轎有意过書館。

滿路行人发冲冠。(看)

你为何安然坐書案。

难道你不管这事端。

老哥、你怎么还拿的書本子些。

曹鴻助：仁兄、我是讀書之人、不拿書本子、該拿什么。

曹之友：呵吁、呵吁。我問朱效虎将你聘定之妻强行霸娶、你却曉得不曾。

曹鴻助：呵、老哥、我我我不曉得。

曹之友：你当真不曉得。

曹鴻助：我我我当真不曉得。

曹之友：方才書館門外、鼓乐喧天、你可曾听見。

曹鴻助：那倒还听見。

曹之友：你曉得是什么事。

曹鴻勛：我我我怎能曉得。

曹之友：你真沒出息。那便是朱效虎那个奴才、迎娶你妻、故意从書館門口经过、欺压你这軟人。咱們拿着鬻門中一位文秀才、教人欺到这步田地。街道里看的人都代为不平、怒气冲天。我以为你不和他打架、定要上县稟官、誰料你这沒出息的、还是不丢書本儿、一个不知、两个不曉。把我气的心中煩惱、头上只觉发咬、也不知你是个甚么主脑。呵吁吁。（坐介、曹冷笑）

曹鴻勛：仁兄、我当为着何来、原是为的这件事。

曹之友：再有什么事呢。

曹鴻勛：这件事早已发觉、为弟怎能不知、怎能不曉。

曹之友：我当你真个不曉。你既然曉得、咱們或是私下和他鬧、或是官下把他告、咱們这些同学、会合在一起、何愁把这等劣紳恶霸打不倒。常言說、先下手者为强。你为何不早点作主、竟然教人家娶过門了。今晚上一过、那便沒办法了。呵吁呵吁。（坐）

曹鴻勛：仁兄、你的意思、总想教我把股家这个姑娘娶的来。

曹之友：哎哎哎、那何待說。咱們聘定之妻、自然要娶的来、才合道理。

曹鴻勛：仁兄、你不曉得、刻下就是用什么方法、登时送上門来、我也是不能娶的。

曹之友：明天送上門、那当然不要、今天送上門、你为什么不要。

曹鴻勛：嫌她不好。

曹之友：你真是個書獃子。这姑娘长的如花似玉、人人称羨、因此朱效虎这个奴才、硬拿錢捆、給他父亲送了五百兩銀子、和你悔亲。他父亲貪財变卦、这是个財迷。朱效虎見色动情、这是个色鬼。若果这姑娘不好、怎能鬧出这种事端、

难道你不詳情嗎。

曹鴻勛：不是这样說。

曹之友：又是怎样講。

曹鴻勛：你說的是顏色、我講的是人格。她的顏色好坏、我是全然不管。但是她的人格却一点不能含糊、總得严行討論。

曹之友：这却怎么討論。

曹鴻勛：为弟虽然是一个寒儒、却最注重人格。殷家这人格已經喪失、那种身分、实在不配与我作妻、所以我便撒脫手置之不理。

曹之友：你怎見得那姑娘不夠人格。

曹鴻勛：仁兄、这姑娘賣了多少銀子。

曹之友：誰不曉得賣了五百兩。

曹鴻勛：五百兩、也算一匹好馬的价錢、怪道你說这姑娘长的好。

曹之友：那几年一匹好馬、还賣不到五百兩。

曹鴻勛：仁兄你想、儿女并不是販賣品、婚姻豈能講銀錢。他那父亲、既然在女子身上貪圖銀錢、便是把女儿当做牛馬、我豈能和牛馬成亲。

曹之友：那怪她父亲愛錢不顧脸、与这姑娘的人格、有何关系。

曹鴻勛：这姑娘如果保全人格、豈能任他販賣。她既然服从这等乱命、就是甘心愿做牛馬、有什么人格。所以我不愿与禽兽同处也。

(唱) 婚礼自古有六件。

那一件和人講銀錢。

納采問名又奠雁。

周礼郑重費周旋。

照这样自己討輕賤。

将女儿当牛馬真个可怜。

曹之友：（唱）仁兄講話有卓見。

买卖婚姻理不端。

把儿女当做牛馬看。

丧失人格实难言。

他这父亲把姑娘当牛馬、那連父亲的資格都丧失了、可以叫个当槽儿的。

曹鴻助：正是这样、我岂肯把当槽的称岳丈嗎。

曹之友：但是这个朱效虎倚势行兇、这件事无人攔头、将来更无忌憚了、所以为弟生气。

曹鴻助：仁兄岂不知强梁者不得其死、好胜者必遇其敌。

曹之友：仁兄讲的不錯、請。（轉身）曹先生总算好人。（下）

曹鴻助：（唱）一腔悶气攻心上。

口虽不言心暗伤。

只要成名登金榜。

青云得路把气揚。

好不气、好不气。（下）

第二回 探 親

（馬晚春提籃上）

馬晚春：（唱）三月风光在陌上。

花飞蝶舞为春忙。

农家妇女将蚕养。

繰絲织錦裁衣裳。

春暖新蚕正生长。

三起三眠在綉房。

每日为他供粮餉。

家园桑叶吃精光。
眼看作茧要給养。
因此出城去采桑。
风吹罗裙时飘荡。
手提花篮玩春光。
拾翠佳人满街巷。
踏青公子更颠狂。
抬起头来看树上。
纤手攀折费力量。

〔胡君祥、胡之朋上〕

胡君祥：〔唱〕出城散心把眼逛。

胡之朋：〔唱〕見一位女郎去采桑。

胡君祥：〔唱〕百摺裙儿风飘荡。

胡之朋：〔唱〕手提花篮步下忙。

胡君祥：〔唱〕天生丽质娇模样。

胡之朋：〔唱〕秋波一转媚态扬。

胡君祥：〔唱〕我心想与她同鸳帐。

胡之朋：〔唱〕为弟与你把媒当。（坐）

胡君祥：兄弟、谁家这位女郎、长的这样标致。

胡之朋：这便是馬化龙之女、名叫晚春、人样儿倒还不错。

胡君祥：賢弟、你給咱把这媒說成、我重重的有謝。

胡之朋：呵呀这媒不好說。

胡君祥：咱拿錢捫呢么。

胡之朋：但是他母亲那个眼头儿很高、你迷猴娃脸、梆子額、一見便酸了心咧。

胡君祥：你和他父亲講、他父亲我曉得爱錢如命。要多少給多少、何愁办不到。

胡之朋：只要你捨得錢、我給你跑這路去。

馬晚春：（唱）那兩位少年坐道上。

言三語四不端莊。

急忙提籃轉方向。

免得他們說短長。（下）

（胡君祥等看。學走）

胡君祥：（唱）她一去教人心不暢。

胡之朋：（唱）我為你前往作商量。（同下）

（馬妻上）

馬妻：（唱）女兒采桑在陌上。

養蠶工夫不敢荒。

（馬晚春上）

馬晚春：（唱）見母親站立門前望。

一家都為養蠶忙。

馬妻：女兒回來了。

馬晚春：回來了。

馬妻：速快將桑葉拿回、蠶兒也飢了。

馬晚春：曉得。（下）

（曹鴻勛上）

曹鴻勛：（唱）朱效虎倚勢力橫行無忌。

仗金錢欺良儒強奪我妻。

我雖然表面上置之不理。

背地里想起來怎不傷悲。

我想我乃文弱書生、被人這樣欺負、實在不能忍氣。不免到我外家、對我舅父舅母、細訴衷腸、稍解胸中煩悶。

（看）我舅母現在門首、待我向前致禮。舅母萬福。（作揖）

馬 妻：甥儿来了，請到家中。（进门）坐了。

曹鴻助：謝座。（坐）

馬 妻：晚春走来。（馬晚春上）

馬晚春：（引）正在庭院整蚕桑。

忽听母亲喚晚春。

（看）原是表兄到了。（轉身）表兄在上，姊妹有礼。]

（拜）

曹鴻助：免礼了。

馬 妻：与你哥哥打茶。

馬晚春：曉得。（下，又捧茶上）呵呀、我表兄面帶怒容、不知有何事故。（持盞喂妻）

馬 妻：甥儿、你今天愁眉不展、想必有何事故。

曹鴻助：舅母既問、听甥儿仔細詳来。

（唱）我的父在日重道义。

曾为我聘定結发妻。

（馬晚春窃听）

庚允二帖都全备。

媒妁証物最明悉。

兩家和好得同意。

婚姻絲毫沒問題。

自那日我父升天際。

那女儿年岁已及笄。

心想及时成婚礼。

那料无故起嫌疑。

有一位武举生詭計。

他要强霸作夫妻。

五百銀兩作財礼。

倚富仗勢把我欺。

馬晚春：（暗）我表兄也太軟，難道白罷了不成。

馬妻：（唱）听言罢来好生气。

倚勢欺人怎平息。

公堂上何不伸公理。

任奴才撒刁把人欺。

馬晚春：是呵、为什么不告他呢。

曹鴻助：呵、舅母呀。

（唱）我有心上堂伸公理。

他又拿銀錢买官力。

因此吞声暗忍气。

裏官的話头不敢提。

馬晚春：一个武举把文秀才便是这样欺負。

馬妻：既是这样、甥儿不用伤心、我明日和你舅父商議、将你表妹許配于你、甥儿你可情愿。

曹鴻助：那只看我表妹意下如何、我还有甚么讲的。

馬晚春：当真可怜。（慢下）

馬妻：現在科場日期不远、你是几时进省。

曹鴻助：大概就在下月。今天甥儿前来、正为要下举場。（馬晚春上听）

馬妻：莫非川資不足。

曹鴻助：舅母、全然沒有。

馬妻：这就是了。晚春。

馬晚春：母亲。

馬妻：我那衣箱內有十兩銀子、取来交你兄长。

馬晚春：遵命。（取銀包付鴻助）表兄、这是十兩銀子、請你收下。

曹鴻助：这是一部女儿经、为兄已经看过、藏在怀中、就此奉送妹

妹。(馬晚春收介)

馬晚春：謝過表兄。(拜)

曹鴻勛：科場在即，甥兒還要準備功課，就此告辭。

馬 妻：那也不敢強留。晚春送你表兄。

馬晚春：曉得。

曹鴻勛：表妹請了，一腔恨事埋心上。十兩紋銀下付場。(下)

馬晚春：可怜。(關門介，同下)

第三回 拷 媒

(朱效虎、股氏上)

朱效虎：(引) 有錢通神路。

股 氏：(引) 得意入豪門。(坐)

朱效虎：娘子、你我这等姻緣，當真痛快。

股 氏：實在湊巧。但是曹鴻勛恐怕不能甘心。

朱效虎：他個窮秀才，縱然氣的得下大肚子厥症，料他也不敢動手。梅香酒來。(丫環上，陳酒)

(唱) 新婚排宴酌美酒。

窮秀才不要在心头。

縱然他不甘心也要忍受。

到今日土地上泼水难收。

常言說金和銀能通神路。

大料想他不敢与我为仇。

股 氏：(唱) 夜光杯滿注着葡萄美酒。

華堂上對銀灯欢喜綢繆。

劝郎君在侬手滿飲一斗。

(捧杯勸飲)

朱效虎：多謝娘子美意。

殷氏：（唱）這杯酒是織女奉勸牽牛。

美善帳你和我終身享受。

鴛鴦被咱二人高枕無憂。

那秀才我將他情願撒手。

出幽谷迂乔木富貴白頭。

從今後結良緣百年長壽。

叫梅香你與我打點酒籌。

丫環：曉得。（捧酒）

朱效虎：（唱）幸新媳酌美酒為我上壽。

（接杯）

接酒杯再痛飲全不記籌。

（飲）娘子，你看咱家花天酒地、呼奴喚婢，何等快活。

倘若嫁與那窮酸，恐怕你還要忍飢受餓，你說是也不是。

殷氏：看將起來，還是為妻的命貴，不該受這飢餓，倒還是個有福的。

朱效虎：娘子真當有福。

殷氏：（唱）依家生來有福命。

不該隨他受貧窮。

來到華屋將情定。

快活風流過一生。

（殷大咀上）

殷大咀：（唱）女兒改嫁真榮幸。

來到朱門裏一聲。

丫環：原是殷家老太爺，請你少站。（轉身）讓老爺、殷家老大爺來了。

朱效虎：有請。

丫环：有請。

朱效虎：岳丈到了，請坐。

殷大咀：謝座。

殷氏：爹爹在上，孩兒有禮。

朱效虎：正在排宴，請岳丈滿飲几杯。（殷氏捧酒）

殷大咀：這便不恭了。

朱效虎：請問岳丈，這門親事，外間可有什么風聲。

殷大咀：哎呀風聲倒不小。

朱效虎：却是怎樣。

殷大咀：曹鴻勛本人，倒不知如何主張，只是他那同學很多，言三語四、有說要打架、有說要稟官。究竟如何、尚没有什么舉動。但是我的心上憚怕的要緊。

朱效虎：這也不過虛聲恫喝，料他也不敢如何。岳丈你不用憚怕。

殷大咀：我也曉得他不敢惹你，誠恐他和我鬧事，我先自覺理短，所以不能不怕。

朱效虎：你怕什么，詳細講來。

殷大咀：你想曹家既有庚帖、又有媒証，他若告在官衙，老爺定要使媒人。媒人將事証明，那時女兒已經出嫁，老爺自然不与他斷人，也不得罪于你，倘若着我將五百兩財禮退回曹家，着他另行擇配，那我干了一場什么事。況且錢已花盡，那里來的銀子，給人家退。那便成不了之局，賢婿我怎得不怕呵。

（唱）想到此教人真可怕。

告到官衙真沒法。

因此晝夜坐不下。

恐怕到底要跌叉。

朱效虎：他虽怕我，却不怕你。

（14（秦腔6686）